

連環畫藝術

第 15 輯 90/3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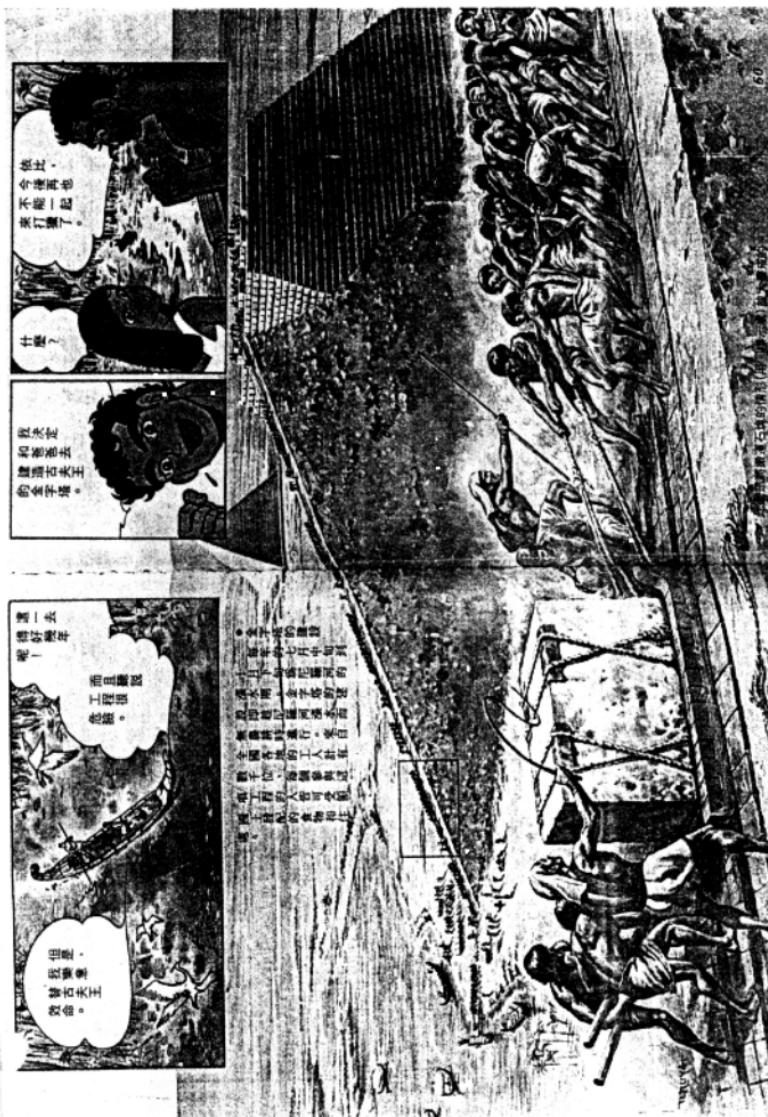
娄
霜
绘

县大队的战士化装成上堡垒当差的民夫。



鬼子挖了一口井，夜里又被民兵倒上大粪。

古埃及金字塔的建设



连环画艺术

1990年第3期

总15辑 1990.9

主编 姜维朴

副主编 曹作锐 白宇

编委 王里 王淑琴

刘千 刘治贵

吴伯珩 洪斯文

黄若谷

责任编辑 张阳

版面设计 张粮

目 录

编创研究

- 我为什么画古装连环画 费声福 (4)
探索有方 自成一格 吴兆修 (16)

专论

- 图画篇 (下) 白 宇 (26)
——《连环画学初探》之四

探索与争鸣

- 一则寓言和一个成语 治 贵 (41)
——连环画观念初谈
连环画的低落与繁荣 吴玉朴 (46)

画家与作品

- 评新连环画《虎龙英烈传》 王朝闻 (51)
忆娄霜 裴 沙 (60)

外国连环画

- 知识与趣味的结合 立 柱 (75)
——评介《漫画·世界的历史》

小论坛

- 我怎样看连环画 刘增荣 (86)
-

报导

当代儿童图书发展的趋势 庞邦本 (89)

——在北京举办首次国际儿童图书与插图研讨会纪要

《扬子江边的儿童》中文版前言 华君武 (96)

* * *

《虎龙英烈传》选页 娄 霜绘 (封二)

《漫画·世界的历史》选页... (日本) 古城武司绘 (封三)

* * *

封面《涿鹿之战》选页 费声福 绘

黄帝手持战剑，高喊：冲出去呀！可是漫天大雾，转不出去。

(参看本期《我为什么画古装连环画》一文)

封底《扬子江边的儿童》 [丹麦] 斯文·奥托·绥绘

上：江水上涨，现在人人都得撤离。

下：“你们还不走？”妹妹问。

(参看本期《当代儿童图书发展的趋势》、《扬子江边的儿童》中文版前言文章)

我为什么画古装连环画

● 费声福

我本来是学西洋画的，立志当一个像伦勃朗、达·芬奇、列宾、苏里柯夫那样的油画家。后来又喜欢后印象派高庚、梵高的画，我都临摹过不少。最后，出于革命工作需要，却分配我去画连环画，并且分配我去搞工业题材。那是五十年代前期，当时提出“一化三改”的总路线（工业化、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），中国要走工业化的道路，而且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，文艺要表现工农兵，首先要表现工人，要提倡搞工业题材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了，连环画也不应例外。那时，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任创作员，创作室有不少老国画家，像徐燕荪、刘继卣、王叔晖、墨浪、卜孝怀、任率英等，也还有一些其它画家，只是年轻力壮的就数我了。于是就让我去画工业题材。那时的年轻人，大都是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，于是，我就画起工业题材连环画来。第一部作品是《红旗》，表现工厂技术革新、红旗竞赛的故事。第二部是《铁水奔流》。小说家周立波

写完《暴风骤雨》，大概也是为“工业化”所感召吧，来到石景山钢铁厂（现首都钢铁公司）一住一年多，写出了这部小说。人美社连环画编辑室将它改编成连环画，由我来画。我也去石钢，一住半年多，画了起来。本应画完上中下三集，上集画完后，正值58年干部下放，我就下放到江苏高邮当“新农民”去了，《铁水奔流》就此流产了。1959年从高邮当完“新农民”回京，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，文艺界出了不少献礼作品。金山写的反映铁路工人“二七”大罢工的话剧《红色风暴》轰动一时，后来又拍成电影《风暴》，我就又承担了把《风暴》画成连环画的任务，并且第一次自编自绘。后来吴兆修同志又根据画稿从文画交融的要求出发，将原脚本进行了改写。这是一次文图有机结合的尝试，得到一些好评，在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，脚本得了一等奖，绘画得了二等奖。以后，一些人还把这种文图结合的编绘方式称之为“风暴式”。之后，又去画反映钢铁工人的《乘风破浪》（草明原著），画稿刚完成，尚未出版，就又去参加“四清”，当了半年多的工作队员。不久，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就到来了。这10年中，大庆、大寨两面红旗招展，我又有幸承担了反映“工业学大庆”题材作品的编创工作。这二十几年间，我到过不少工厂矿山，去过汉口江岸铁路工厂、抚顺煤矿、开滦煤矿，两次去鞍钢，两次去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，三次去石钢，大庆油田去了七八次之多，长了不少见识，体验了不少工人生活，和不少工人成了朋友。在大庆油田，我可以当半个向导，在长辛店差点儿还想找一位女车工做妻子……话扯得远了一点，我想让读者了解一下我过去的足迹，也许对我怎么会画起古装连环画的变化，更会感兴趣一点。



图1 临摹珂勒惠支作品

图2 临摹赤松俊子画稿

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，我虽然放弃了油画，去画连环画，但画风还是西洋画。一个时期，我对珂勒惠支十分崇拜，竭力仿效。还有画《原子弹灾害图》的赤松俊子、丸木位里，追求他们粗犷有力的画风。从《风暴》以及后来的《神火》等一些作品中看，这个痕迹还是很明显的。后来，我对当代一位英国画家保罗·荷加斯的速写十分欣赏，他的用笔用线十分舒畅，无拘无束，毫不做作，似是信手拈来，却非常生动传神，而且准确。的确是“画”出来的，而不是“做”出来或“磨”出来的。我临摹了不少，深受其影响。这个时期，我虽然不断的在学习吸收，吃的还离不开“洋面包”。有时也参观一些中国画展，也不时到故宫绘画馆去看中国古画，却看不出什么名堂来。一次，和刘继卣一起看“四王”作品展，他徘徊于画前，赞不绝口，我怎么也看不出好来，问他，好在哪里，他只说了

句：“你看那笔墨功力，好！好！”大概是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吧。当代的一些中国画大师：徐悲鸿、齐白石、林风眠、潘天寿、傅抱石、李可染……他们的画，我也不喜欢，不佩服，只是我不想学他们，我觉得我走不了他们那条路。

使我产生转变的是文艺的民族风格问题。文艺，绘画的民族形式，民族风格，这个问题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一直未加重视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，还有点“崇洋媚外”、“民族虚无主义”的思想倾向，你看，古希腊的雕塑多辉煌多完美。中国的泥菩萨，比例都不对。外国的交响乐，多雄伟多凝重。中国的那些竹子木头做的乐器，声音多单薄。中国的秧歌舞，怎比得上芭蕾《天鹅湖》……并且赞同“艺术是没有国界的”这种说法，贝多芬、托尔斯泰、达·芬奇是世界性艺术大师，中国人也可以跳芭蕾，中国的钢琴家也可以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。



图3 《风暴》

后来，许多细小的事情，逐渐引起自己对民族风格问题的思考：早些年，中国艺术代表团出国，受到苏联人民喜爱的是京剧《三岔口》、《秋江》，舞蹈《采茶扑蝶》、《跑驴》，歌曲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外国人到北京来，专门去吃涮羊肉、烤鸭。四川饭店门口，经常



图4 临摹保罗·荷加斯画稿

停着不少外国大使馆的小汽车。莫斯科餐厅的俄式大菜，我这个中国人觉得蛮地道了，却没有一次发现一个外国吃客。对啊，我要到巴黎、纽约去，也决不会专门去找猪肉白菜饺子吃的。匈牙利歌舞团来京演出，一群姑娘脚蹬木屐，头上顶一个装着红酒的玻璃瓶，边唱边跳，这就是至今印象犹新的“瓶舞”。这群姑娘的另一个节目是中国的《红绸舞》，台下观众也报以掌声，那是为了友谊和礼貌。一次，听一位苏联歌唱家的音乐会，他的一首俄罗斯民歌《三套车》，令我陷入深沉的陶醉之中，不料，最后，他用生硬的中文唱了一首中国民歌：“……拉（那）里的姑良（娘）辫记（子）强（长）啊，愣（能）不愣够到地上……”，我完全理解他为了中苏人民友谊的心情，但，却把刚才美好的形象完全破坏了。友谊当然是可贵的，但，我现在谈的是艺术，真正的艺术。……细小的事情还有不少，不再罗嗦了。五十年代，能供我思考的外国文艺，主要是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文艺，真也是孤陋寡闻。但，即使那时对



图5 临摹任渭长画稿

世界各国的文艺有较多接触，也改变不了这基本观念的演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对细小事情的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不由得便引起了“跳跃”。我联想到了我的创作道路。“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”我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，却对自己的创作道路“惑”了起来，而且不肯“知命”，却要重新思考我的艺术道路。是的，我们所享受的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艺术成果，是全世界各族人民，在悠长的历史中创造积累了的如此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用全世界所有的艺术成果。但是，从艺术的创造这个角度来看，一个人不可能创造世界上所有的艺术。艺术的享用是没有国界的，艺术的创造却有国界或民族传统的制约的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习俗、意识形态、千丝万缕无孔不入的血缘关系、环境影响形成的人，只能是一个中国人。中国人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。即使自己声称摆脱，也是摆脱不了的。如果承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，那么中国艺术家吸取的，只能是中国这个源泉提供的生活。如果承认艺术要有独特的个性，那么，中国人只有创造出具有中国独特个性的艺术才是，而且也只能如此。中国人创造不出希腊雕刻，希腊人也创造不出画像石。即使是抽象画，中国的抽象也将和外国的抽象不同，除非你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，刻意求“洋”，结果，中国人看起来不像中国的，外国人看起来又不像外国的，两头不着，至于移植外国作品，中国人奏外国音乐、演外国戏，那是另一个问题，这里不谈了。

逐渐地，我重视起艺术的民族风格了。当然，我原来的画法，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中国风格。但是随着我对民族传统艺术愈来愈浓厚的兴趣，我开始很主动地去追索绘

画的民族性，开始去了解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。我是画连环画的，连环画首先要画人，画许多的人，传统的人物画首先进入我的视线。一次，同行林锴买到一部任渭长的《剑侠传》，我借来看看，很喜欢，用的是传统线描，很简炼，画的是人物绣像，极少道具，更无背景，人物却极其生动：书生、长者、女侠、凶僧、武士、流浪艺人……个个形象鲜明，富有个性。我买不到，就临摹起来，而且是很认真地临摹，几可乱真，居然得到王叔晖的赞许。可能她主要是看到我这个一贯“崇洋媚外”的“年轻人”（那时我已不年轻了，可在她眼里，我永远是个年轻人），居然“回头是岸”而感到高兴。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”嘛。后来，林锴在琉璃厂也帮我买到了《剑侠传》和《榆越先贤传》，但，我不后悔我费那么大功夫临了一遍，临摹比单是看看，那怕是仔细的看，领会得更深刻，不是吗？以后，又接触到陈老莲的“水浒叶子”、汉画像石等等。又有一次，一批连环画家到敦煌去参观临摹，带回来一批用速写线描临摹的敦煌壁画中的佛像，菩萨、金刚力士、飞天、供养人……。我借来看了，忽然激发出极大的兴趣，似乎是一个新发现。有关敦煌壁画的画册，早就看到过，其中的“飞天”早在五十年代就泛滥成灾：舞台天幕上，礼堂大厅里，书本画册的封面扉页，信封信纸上，床单上，头巾上，茶壶茶杯上……到处可见，并未引起我多大兴趣，甚至很厌烦。这次不知怎么，突然发现多年的“老相识”原来是一位“绝代佳人”。大概是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”，“缘分”这时才到来吧。我于是把这些速写，几乎全部临摹了一遍（见例图4），并推而广之，找了不少佛像、菩萨、古代雕塑的图片来临摹。我发现，中国的古代艺术有其独特的着眼点，似乎更强调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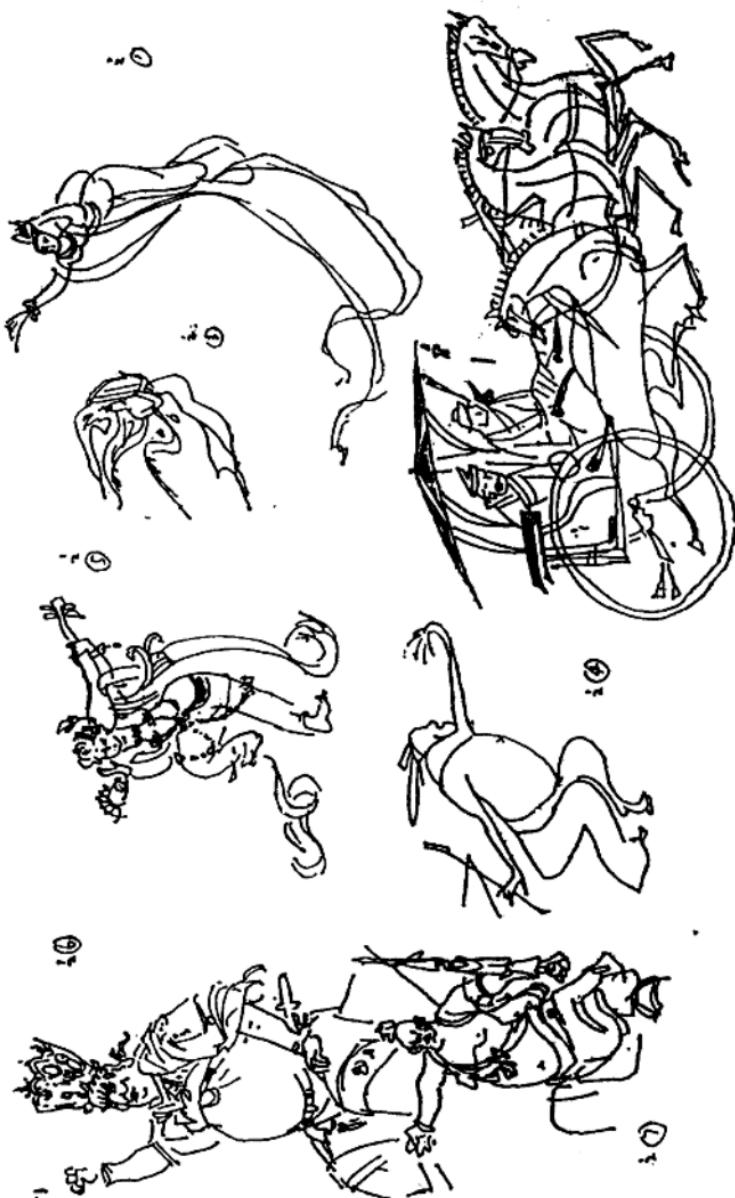
神，以形求神，变其形而求其神，通过夸张的手法，使神更加强烈。从解剖关系来看，希腊雕刻当然是极完美的。从人物性格来看，中国的人物却是极强烈的。希腊雕刻中的女性是那么健壮而趋于男性化；男性是那么优雅而趋于女性化。中国的金刚力士，怒目乱髯，张牙舞爪，凶猛无比，而飞天伎乐，众多的女神女妖们，却又如此娇柔婀娜，婆娑多姿。男性的“刚”和女性的“柔”，距离拉得极开，彼此的性格特点得到充分的展示。汉画像石上的车马人物，动势极强，虽然只是一块坚硬的石头，奔马真是冲刺向前，人物跳踏飞跃，呼之欲出。外国的天使，尽管画上巨大的翅膀，还是显得那么沉重，飞不起来。中国的飞天，借助几根飘带，却能自由地在空中翱翔飞舞，上下升腾。中国人真还是挺聪明的。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欣赏评价，是一门专门学问，我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。我谈的这些，只是想说明我就是这样来认识和学习传统艺术，追求民族风格的。

渐渐地，我产生了用传统艺术手法来创作一些连环画的欲望。由于古代题材较容易入手，于是，我就创作了第一套古装连环画《大神后羿》。从开始思考民族风格问题，到涉猎学习一些传统艺术，一直到自己动笔来创作，中间也有二十多年时间了，所以，我画古装连环画，不是灵机一动的简然之举，而是长期思考和积累的结果。坦白地说，我学传统艺术，只是一知半解，并不到家的。而且我也认为照搬不误并不是好的学习，汲取营养，要有一个“消化”的过程。我看到一些人学汉砖，就把画画得和拓片一样，人物脸上身上一片片黑块块，形象表情也看不清。我认为，这恰恰是汉砖的局限性。一块粗石板，很难刻出一个人喜怒哀乐的细腻表情。正因如此，就在动态上

⑩

图6 传统艺术草写

• 13 •



做文章，以动和静来表达感情。一块石头上，也很难讲究重叠复杂的透视关系，所以在构图处理上，多是平面的散点布局，却也因之形成汉砖的构图特色。要学其长处，避其短处（我画的《挂剑》（见21页），可以看出有汉砖的痕迹，也表明我是这样来理解汉砖的长处的）。而且，形成民族风格，也决不排斥从外国艺术中汲取营养。我的线描，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各种描法，是中国线描和保罗·荷加斯的速写线描的“杂交”。以往多少年吸取的养料，不是、也不可能一概作废，一切都得重头做起，而是消化，杂交，形成一个新品种。应该吃酱肉卷烙饼，也不妨吃点黄油抹面包，都是营养，关键在于能否消化后变成自己的东西。我希望我的画具有民族风格，却并不想和古画一样。

我所以选《大神后羿》作为我的第一部古装连环画，当然首先是因为古典题材比较容易用上我学来的那点传统技法，也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神话、传说、传奇、典故、历史故事以至诗词中，可以找到不少至今仍有其一定现实意义的东西，可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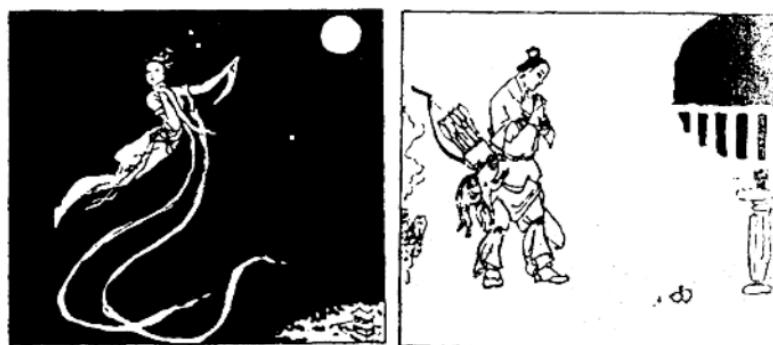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7 《大神后羿》